

风物 深度

《他还年轻》触到的“诗”：广袤乡野上，仿佛只孤立著一个吴晟……

紀錄片中，屢次出現吳晟奮力整理樹林的身影，對我而言，那是最貼切的詩人本質……



《他还年轻》剧照。图：目宿媒体提供

特约撰稿人 鸿鸿 发自台北 | 2022-09-03

吴晟 在岛屿写作

文学纪录片系列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最新一部、林靖杰导演的《他还年轻》出炉，人们可以借机回顾吴晟，

这位台湾代表性的农民诗人，他单纯又复杂的形象：一个是沉默、隐忍的耕作者；一个是愤怒、积极的抗争者。

对台湾大众而言，吴晟至少有两个无法磨灭的印记。一是他的诗作〈负荷〉被选入国中课本长达四十年，影响深远。诗作诉说身为父亲，加班后不敢在外留恋晚霞或星空，急著回家看小孩的心情。

阿爸每日每日的上下班
有如你们手中使劲抛出的陀螺
绕著你们转呀转

生动意象，犹如朱自清〈背影〉的镜面，提供青春期的叛逆学子一个反顾的角度，这角度也在日后得到证成：诗中所写的孩子吴志宁长大成为歌手，以清朗的音乐重新诠释这首诗，以及更多吴晟的诗作，给更年轻的一代琅琅传唱。

第二个印象则是过去十余年来，诗人投身环保，为土地请命的运动。从“反国光石化”到“反中科抢水”，成为号召艺文界抗争的旗手。在长期政治高压下，环境保护成为民众合法示威仅存的少数出口，从八〇年代鹿港反杜邦到九〇年代美浓反水库，而进入新世纪的反国光与反中科，则在吴晟领军下，艺文界无分老少，首见如此团结地表态并积极发声。

其实吴晟捍卫的，是国民政府执政后，“以农养工”的工业转型策略下，对农业长期的压抑与剥削之残余利用价值。吴晟的“行动”虽始于2010年，但他自七〇年代写作以来，对农业问题的观察与批判，即是他主要的关怀。只是从前的诗多哀挽、伤叹，偶见讥讽，近年则更有一种“时不我与”的急迫感，从而化为更积极的呼吁与行动。

他以质朴、诚恳及身为农民的鲜明立场，与众家诗派和而不同。幸也不幸，他从而豁免于各个诗社、流派之间的论争，却也长期被孤立、存而不论。

对抗各种文学机巧

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见出吴晟在台湾诗史上的独特位置。七〇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风潮，主要是小说的战场，以诗呼应者寥寥无几，吴晟是其中显例。他生于1944年的彰化溪州，中学时即发表大量诗作，从而成绩吊车尾，勉强考上屏东农专，毕业后返乡担任国中的生物老师，并受到痖弦赏识，以《吾乡印象》系列诗作在《幼狮文艺》出道。

后来他虽然也在《笠》诗刊发表作品，但和以医师及企业家为主的笠诗社本土诗人，过从并不紧密。“笠”承袭日本文学球根的实验与即物倾向，以及寓言体的现实书写；而另一边，诗坛主流其实是流亡来台的诗人群，无论是“现代派”的象征主义、《创世纪》的超现实主义，或是外省诗人的乡愁主题，和吴晟的抒情乡土，都没有共通之处。

在广袤的乡野土地上，仿佛只孤立著一个吴晟，以他的质朴、诚恳、以及身为农民的鲜明立场，与众家诗派和而不同。幸也不幸，他从而豁免于各个诗社、流派之间的论争，却也长期被孤立、存而不论。



《他还年轻》剧照。图：目宿媒体提供

吴晟特意举拜伦为例，辩称浪漫主义不只是爱情，而是侠义之气。这证明我对吴晟一向的看法：他的诗虽反映现实，但核心精神其实是浪漫主义。

吴晟质朴的写作风格，其实是自觉的选择，绝非来自单纯无知。他的溪州老家除了一个三合院，就是一栋书屋，里面汗牛充栋的世界文学丛书，洋洋大观；他搜集年轻诗人的著作，也向来不遗余力。

纪录片拍到这间书房，吴晟信手拈来华兹华斯、济慈、惠特曼的著作，还刻意举拜伦为例，辩称浪漫主义不只是爱情，而是侠义之气。这证明我对吴晟一向的看法：他的诗虽反映现实，但核心精神其实是浪漫主义。但相对于田园诗人往往将自然抒情化成为牧歌，吴晟却努力强调那个粗砺的、艰辛的、“烈日灼人、谷芒刺人”的田园。直白的语言、散文化的句法，其实是对于各种文学机巧的美学抗争：要跟泥土一般硬实。

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……

纪录片拍到吴晟远赴温哥华探访痾弦，他提到痾弦的好鼻子，嗅得到天才味、也嗅得到土味。吴晟笑称自己不是天才，但是土味十足。这也说明了他对自己的选择。

以成名作《吾乡印象》为例。这系列的〈序说〉被罗大佑从抗议歌手转型的专辑《家》（1984）放在第一首，也随之成为吴晟最早脍炙人口的歌谣：

古早古早的古早以前……

仿佛远古传说，但其实谈的是现世宿命，这片“长不出荣华富贵／长不出奇迹的土地”。为何种植人人赖以维生的粮食的农民，与荣华富贵沾不上边？“谷贱伤农”的长期现象，是什么样的政策造成？

吴晟的诗虽皆以华语写就，但参杂不少台语词汇，是黄春明、王祯和那一代“台语思考、华语书写”的策略。纪录片保留诗人分以华语及台语念诵的篇章，我认为是还原时代特征的刻意选择。

不可能辉煌的我们

只是一群影子

模模糊糊的晃来晃去

下一首〈店仔头〉中，“藏镜人”已呼之欲出：

不知道谁在摆布

而系列中的〈雨季〉，每段均以台语诅咒落款：

伊娘——

注：台语“他妈的”。

何等大胆直率！附带一提，吴晟的诗，虽皆以华语写就，但参杂不少台语词汇，是黄春明、王祯和那一代“台语思考、华语书写”的策略。纪录片保留诗人分别以华语及台语念诵的篇章，我认为是一种还原时代特征的刻意选择。



《他还年轻》剧照。图：目宿媒体提供

从土地公的眼光，看砂石与废弃物吞噬良田；以野草的立场，傲视刀斧的铲除、牛羊的嚼食、孩子的打滚。吴晟在看似乡土的题材中，早已无畏地写出社会甚至政治讽喻。例如1977年的〈兽魂碑〉，藉著屠宰场入口处设的“兽魂碑”，直书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镇压：

猪狗禽畜啊

不必哀号，不必控诉，也不必

讶异——他们一面祭拜

一面屠杀，并要求和平

他们说，这没甚么不对

口称“不必哀号，不必控诉”，其实这样的诗，不就是哀号与控诉？这就是吴晟“反语”的艺术——就像他的〈沉默〉一诗中，那些被戏弄、被纠缠的“不语的斗笠、不语的嘴巴、不语的赤足”，诗人其实是透过宣称“沉默”，滔滔不绝。

他更透过深夜吠叫的〈狗〉，指涉无事生非的当权者。“一切，不都安静无事吗／除了你们的叫声”：

你们到底担心甚么
你们到底望见了甚么
那都只是莫须有的幻影啊
不要再叫了
你们隐忍不住的叫声
徒然惹人厌烦

这就是吴晟“反语”的艺术。而与文坛保持君子之交的吴晟，其实内心的意见从不掩藏，正像他棱角分明的字迹，看似谦抑，却自有刚毅不群的信念。

稍晚的《向孩子说》系列，则藉家庭关系作更直接的批判。写于美丽岛事件期间的〈不要忘记〉中，哥哥对不赞同自己的弟弟挥拳相向，诗人以阿爸的口气告诫：

孩子呀！不要忘记
一时的得意
往往是无数怨恨的种子
撒播在深深裂开的伤口上
将暗中发芽、暗中滋长

〈例如〉一诗，还藉著在脸上涂抹化妆品的孩子，指出某些人“以斑斓的颜彩／拚命粉刷早已腐朽的墙壁”、“体面而高贵／却肆无顾忌掠夺别人的东西”，而进一步大喊“捉贼啊！”

与文坛保持君子之交的吴晟，其实内心的意见从不掩藏，正像他棱角分明的字迹，看似谦抑，却自有刚毅不群的信念。他曾以〈过客〉、〈我们也有自己的乡愁〉与“宇宙游子”郑愁予及“梦幻山河”的余光中对话，反思自己对脚下土地的真切乡愁；甚至以〈春寒特别沁冷〉致问移居加拿大的恩师痲弦：

但你终究如河南老家的瓜叶
不能在岛上深深扎根吗

片中吴晟远赴温哥华探访痲弦时，特意念出这首诗，痲弦还深表赞许。这种意念的交锋与情感的互动，并无扞格，反而倒映出两人殷殷相惜的真情，令人动容。





吴晟与庄芳华走访时刻挂念的浊水溪。图：目宿媒体提供

浊水溪：现实和象征的双重根源

一如密西西比河之于马克·吐温，呼兰河之于萧红，浊水溪之于吴晟也是现实和象征的双重根源。林靖杰导演敏锐地抓住这层意涵，将浊水探勘之旅作为整部纪录片的骨干，凸显吴晟最现实的忧患与最理想的关怀。

度过八〇年代的解严与混乱，吴晟九〇年代再执诗笔时，已经蜕变为彻底行动派的诗人，语调愈趋激越昂扬。诗人之妻，也是长年来得力的文学助手庄芳华如是告白：“当我们看著渐趋沦落的大地，忍抑不住的忧心，难道不能从一个观察者转变为行动者吗？如果我们放任一片又一片河川山岳，在我们的手上死去，又如何只仰赖虚拟的美学来陶醉，只寻找意识流的安慰呢？”

他们往复踏查台湾中部的命脉，台湾第一大河浊水溪，审视被工业剥夺生机的水源与农地，写出《笔记浊水溪》（增订版改题《守护母亲之河》），指出自然的毁坏，往往来自不当的建设，导致无可阻逆的水路一再反扑，保育人士多年努力维护的生态，禁不起霸道的水利工程而毁于一旦。

为了防洪，水泥堤防越筑越高，阻绝了两栖生物的生机，更造成遇雨动辄倒灌的危险。桥盖了又拆、又更改规格重盖；斥巨资盖了“鱼道”却一滴水也分不到……一次次都是工程利益的巧取豪夺。纪录片《看见台湾》带我们俯瞰现象，《笔记浊水溪》却一步步揭露灾祸成因。

一如密西西比河之于马克·吐温，呼兰河之于萧红，浊水溪之于吴晟也是现实和象征的双重根源。林靖杰导演敏锐地抓住这层意涵，将浊水探勘之旅作为整部纪录片的骨干，凸显吴晟最现实的忧患与最理想的关怀。

纪录片《他还年轻》三年的拍摄期间，还有一关键事件，即是吴晟之女吴音宁出任北农（台北农产运销公司）总经理，卷入各方政治角力，一年半即遭去职。吴音宁其实是青出于蓝的诗人，以巨著《江湖在哪里？——台湾农业观察》细细梳理政金长期联手灭农的民间社会史，更是反中科抢水的运动前锋，却被政治对手污蔑为高薪实习生。

当时兼任总统府资政的吴晟也成为话题口水。吴晟身为人父，是最不客观的当事人，理当沉默是金。但眼见女儿被罢凌，他夜不能寐，忍到事过境迁，才写出一部《北农风云》，还原斗争始末，也成为“白色力量”与“韩流”（韩国瑜风潮）崛起的一页亲身见证。纪录片巧妙地从这一意外事件切入，聚焦于一个父亲与一名诗人的愤怒——而这两个身份，正是所有读者认识他的开始。



整理树林的身影

纪录片便在两种力量交替、对照中进行：一边是探勘浊水溪的壮举，见证历史沧桑、现实丑陋，徒留深深的无力感；另一边，则是以一己力量，植树、耕田、写作、抗争，为改变世界而努力的，犹如愚公、精卫般的积极行动。

《他还年轻》也是吴晟2014年最后一本诗集的书名。“他”指的是台湾，但也未尝没有自况之意。这本诗集收录多首倾泄而下的运动名篇，直言希望诗句可以铸造成子弹、或者冶炼成刀剑，抗争者吴晟的形象，在其中无比鲜活。

但相对的，过去二十年，吴晟另一项沉默的行动，便是把家族的土地开辟为本土树种的树林，人有需要，他便大方赠送。这片树林以其母之名名为“纯园”，仿佛蕴含著诗人内在对自然最原初的爱恋。纪录片中，屡次出现吴晟奋力整理树林的身影，对我而言，那是最贴切的诗人本质，一如他在一首近作中说的：

每一片摇曳的树叶
都在尽力召唤更多同伴
召唤更多更多的清风凉意

纪录片便在两种力量交替、对照中进行：一边是探勘浊水溪的壮举，见证历史沧桑、现实丑陋，徒留深深的无力感；而另一边，则是以一己力量，植树、耕田、写作、抗争，为改变世界而努力的，犹如愚公、精卫般的积极行动。

但采取的拍摄美学，却是无比的平淡、日常、琐细，甚至幽默地暴露被摄者对这部影片的想像。比如吴晟要妻子换套正式服装再来弹钢琴，或是在为北农事件忧忿不安时，表示这种情绪不适合拍摄。但这些恰是全片最为坦然本真、令人动容之处，一如吴晟不假矫饰的诗。

可以说林靖杰以背叛的方式，忠实于传主的精神。有些看似无稽的段落，比如在“遭难”期间，有好事者自动来访要为他们看风水改运，庄老师仍然和气善待，反而见出他们待人处事的门风。北农事件是意外，看风水是意外，纪录片抓住这些意外的难得时刻，多角展现了吴晟及家人与外界互动的方式。就是这些荒谬的琐细，映照出诗人吴晟与世界的真实连结。



《他还年轻》剧照。图：目宿媒体提供